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十

南華真經

十

□ 13
1406
10



132
1406
10

天運一節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
自止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
主張網維是皆自余也無則無
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
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
余自余故不可知也雲雨二者
俱不能相為亦各自余敢問何
故設問所以自余之故也夫事
物之迹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
至乎查則無故而自余也自余
則但當順之順則吉逆則凶者
假亦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治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不戴之順
其自余故也

天運

呂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
外篇天運第十四

李衷一云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
賤有為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闔闢變
化如風雲之舒卷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
予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千
法萬法皆徒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簸弄矣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網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曾南有陸陸三注

真矣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
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非誰而
行是者皆不可得水之升而為
雲之騰而為雨求其降施非
潘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而
東彷徨無定求其嗷吸披拂者
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
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
降施披拂是者皆以是而已五
常即五福享用五福威用六極
順之而吉也反之則逆而凶九
洛即洛書九疇今今之用至於
福盡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
天下戴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
則挈天地馳日月降施雲雨嗷
吸風氣而常居于無事之地者
是也豈必求之于鴻荒之世哉

有攪絨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降施是孰
居無事潘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
上彷徨孰嗷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璽五常帝
土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音）
林肅齋云此一段句句精絕五不乎字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

劉註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
雲出于地而本乎天雨降于天
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于北
其驟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
豈或使之皆載于道之自然而
已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
岳而常靜江河統注而不流日
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
處以其不運不也日月之往
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
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者有真宰
者耶

須註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
有攪絨者始有以係屬之不能
自止者无以係屬之風起北方
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起于

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注月來却喚作爭
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綱
維但是着力之意攪絨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
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
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
不奇特降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
或止孰為之也潘樂潘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
言伊人為故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
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

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也

焦註有上一作在上猶本有作又彷彿司馬本作旁皇隱風也平咸殷相招名不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五常五行也九洛九州聚落地

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彿注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个筆法亦盡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落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與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陸方壺云承上篇而高重重徵問造化要人求得个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有滋味言天運于上地處于下日月注來爭馳乎其間是誰主張是誰緝維是

又誰居然無事推而行是也居無事三字最妙蓋主張網維迭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无所為矣其有机織而不得已邪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机織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机織故意詰問此个机織真是閑密難曉得此默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空騰雲釀而為雨注于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為雲升降上下如轉轉輪又未知孰降施是孰居无事滂樂而勸是降如蘊隆之隆雲雨者陰陽和氣所成故以為造化之滂樂風起北方者一西一東有時而止彷彿四周先言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嗥吸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風雨霜露雷雪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如上細細微問平咸只以下句答之六盡五常即宰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洋洋則高下自運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

○商太節

郭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
人之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
正足自在下腑藏居內皮毛處
外內外上下尊卑貴賤于其體
中各任其極而未存親愛于其
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不族
貧患遠近不失分于天下者理
自然也又奚取于有親哉孝不
定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
然后至矣凡各生於不及者故
過仁孝之名而涉乎无名之境

事治成德備監弊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之
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
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上帝本在於上未在於
于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之道而無為
自然者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猶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
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

然後至焉夫冥山在乎北極而
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
行矣以言之故即雖見而愈遠
冥山行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
自識也至人在上非有為也恣
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
則眾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
得不各自忘我哉各作忘矣主
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
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
知泯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者
者失于江湖乃思濡沫也并者
除弃之謂夫貴在于身之然忘
之况困窮乎斯貴之至也至富
者存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
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

即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仰也則去之遠也故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
舜而不為也利澤施于萬世而天下莫知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
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是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
并焉是以道不渝

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
實效也

曰世倍皆以愛為仁則虎狼
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高仁
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
是也每道合休而無為豈容心
于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
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
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
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
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
之遠也敬者禮也愛者情也忘
親道也忘親忘之在己者也使
親忘我忘之在人者也蕪忘禾
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蕪忘
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為仁而
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
澤及萬世而莫知是謂去道合

林慮齋云

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
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
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
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
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
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
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
不及我能盡仁則過之矣冥山在北自北而南
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

體而死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
孝乎哉自至仁視之則孝弟仁
豈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
豈足多哉故至貴則爵并焉至
富則財并焉則操天下之富貴
而制其爵者財者也至顯名者
并焉修其所願而至乎至仁則
孝弟入者雖遺之而其名者固
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
无所往而不在也

德善 太宰官各蕪字也一本蕪
作盈郢楚都也冥司馬云北海
山名并郭音屏呂如字言蕪并
之也

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辭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
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
此以上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
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
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蕪視之意蕪視堯舜不
足以為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為仁又豈以仁孝
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嘆自夸也孝弟仁義忠
信貞廉八者也世人以為美德其實相勸勉以
自若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

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
 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顯何取於名譽并
 音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顯無為之道
 也國財埒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即所謂常然
 也八者有為以自役而我常無為也陸方壺云問仁道
 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卒無親者以言
 至直是突九奇聳然亦有至理可想蓋虎狼雖
 親而亦知有父子之親可見仁無往而不存何
 者仁天之元氣也幽陰糞壤之中堅剛頑石之
 所而元氣無不從焉無不由焉以造物之無私
 也問至仁而曰至仁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
 統天下而入于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
 有不愛者故曰至仁無親蕩也以不愛不孝疑

乏失其直矣故莊子曉之曰至仁尚矣孝不足
 以盡之也有至仁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
 言非過于孝者之言也乃不及于孝者之言也
 蓋至仁則過于孝矣知至仁之過于孝則知至
 仁之無親又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問答正
 言若反類如此言仁不言孝南之即而北不見
 冥山之謂也何者肯去之遠蒙不兩立故至仁
 則忘孝亦理之所必至者雖然忘之丁字豈易
 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奉持
 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愉色本於由衷愛孝易而
 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不知帝力之何有蓋
 熙皞之民而混沌之德也故以為難忘親易而
 使親忘我難者九親之不能忘我者我以有心
 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是我無心也親亦無
 心也渾然化而入于無迹矣故尤以為難猶一
 家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之
 盡矣非至入其能之哉故德貴堯舜而不為
 也澤施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蕩乎無

北門一節

郭註不自得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声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達於性然後發之以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盡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元窮也初聞元窮之變不能待之

得而名矣豈直贊嘆而言仁孝乎哉夫仁孝弟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備飾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爵并焉至富在我國財并焉至顯在我則仁義并焉至美而有之之意以喻至仁在我則孝弟諸凡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有衰滅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唯道不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默然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

以二故惛然悚然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順天之道也齊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阮至樂周也塗卻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木制不割也其聲揮隨所謂闡讚也各當其宜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處止於有定常在極上佳也流於無止萬變而往也愚之不知逐之不及故闡然恣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者於微無邊之謂歟於槁樞無所復為也物之知力各有所有限形充空虛无身也无身故能委蛇今人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混然無係隨業而生至樂者遠而已遠在

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鵠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歿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体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自布
耳幽皆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
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查也死
生冥榮行流散徙不主常吉隨
物變也世疑之積于聖人明聖
人志世非唱也達情遂命言有
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
足非張而後值心悅在適不在
言也有炎氏之頌乃無樂之樂
之至也恨然悚所故崇耳未
大和也次怠故道迹稍滅矣惑
故愚人之故道以無知為愚人乃
至也

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
之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
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
樂於太始也四時万物莫非樂
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
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
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
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
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

鴻陽調和之末嘗哀其流
光于天地之間然感則不發
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債
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慎
此若他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
之而已以人入天則万變不同
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慎也又
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
矣其長短不常滿谷滿防塗和
守神以物為量乃其所以為神
也揮緯則不制於字宜高明則
所以為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
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
已故慮之而不知逐之而不及
自勞力屈委蛇故怠此若他我
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
又奏以無怠調以自然混逐叢
生万物芸芸也林樂无形各歸

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
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
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女欲聽之
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
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林慮齋云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音特始而惧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以樂如

音標
音歲

其根也布揮不曳動无方也尚
昏无声居窈冥也死生榮衰散
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
之所趨而聖人體之起居造次
之間未嘗离也所謂聖者无他
達於情遂於命耳听目視莫非
是也則其天機而已此所以為
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李有冬
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所
之宜其无接而吾之聰不用故
惑也此無他忘乎人忘乎天而
已始恨故累次急故遁卒惑故
愚身之所以載道者以其智識
昭也惟其去智而愚所以載
道而并之俱也

此三變蕩之精神散也默之口禁也不自得不
自安也為此樂所驚駭也汝殆其然哉言我之
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你微猶琴
微也行之建之動作擊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
也禮象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
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
變化騰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
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統次序也四時生
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

清波門阻言其間節奏流光其
声者言其声流順而光莹也添
此一節物上觀此即從之絕如
也蟄虫始作吾驚之以雷霆無
尾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
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債
一担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當
連作一串讀之死一生一債一
起相為循環常無窮尽而所謂
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
繼之一債則一担繼之更無停
留何可遲疑等待此門成聞樂
如此故生恐俱也吾又奏之以
阴阳之和德之以日月之明雖
和而有分辨即所謂皦皦也其
声能長能短能柔能剛變化齊
一不主故常皆皦皦之意在合
滿合在既滿既声之玄滿也塗

武次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
武倫經流光流暢光彩也調其陰陽清濁之聲
如此流暢光彩若蟄虫將奮而雷發声之時也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
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債起所常無窮言
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
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
惧者如此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
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相定故曰變

卻欲言塞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唯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為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踞倚於楫楫而吟但竟目窮力屈所謂雖欲後之未由也已既不可及則唯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息矣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所謂無息者謂之以自然之天命也出于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業然並生林然共舉而無有形

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院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際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為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姓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

象即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整然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黯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窮於冥兮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生或謂之實業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吉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考之于聖人以為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為也此命字并前諷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札不張不將机籟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向皆備其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亦有發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散所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夫恨則精神為之森爽若有眉

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虛空然乃至於至蛇放弛而為汝乎汝唯如此放弛所以息也儻焚無心貌也無息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業生者如萬物之業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言林然而樂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審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窈

崇然故曰崇急則心力疲竭故
奔去之故曰道惑則知識昏迷
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
入道則可并並載矣

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
非實行流散徒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
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
也問之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天理也遂於命
者盡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
耳目手足雖具而聞見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
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不
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
心說謂其悅樂有不啻言者汝於此雖歡聽之

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
字紬繹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壺即是塞乎
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
此是作文之法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
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
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
意怠而動是散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
亡不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是禪家作用其
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

已。○陸方壺云此段論古樂之妙。奏之以入
 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句。乃
 作樂之本。音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
 之氣候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入。徵之以天。禮
 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故曰行之以
 禮。義太清者。聲氣之元。以之為主。則清濁高下
 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太清。夫太清與天
 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必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
 以天理。行之以五德。而應之以自然。五德。貌言
 視所思也。董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
 形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故能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匡衡所謂唯天子建中和之盛。以作樂之
 本也。且夫四時迭起。萬物循生。故一盛一衰。而
 樂之文武倫經象之。文陽也。武陰也。至于下清
 下濁。高下相濟。則如陰陽之調和。而其声流動
 光彩。美哉洋洋乎。又如蜚虫始振。而吾鶻之以
 雷震發。舒鼓舞。不能自已。至其始終相生。則如
 循連環。無尾無首。一旋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

窮而一不可待。一即一旋一生。一償一起。之
 不可待。言變不可執也。唯不可執。故汝聞之也。
 始而俱吾。又奏之以明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
 明。則見動靜之相生。律來之相禪。與造化無不
 際合。故能短能長。類晷影之前却。能柔能剛。象
 氣序之勻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
 既滿。既。声氣之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屆。其盛
 如也。奎。卻。守。神。以物為量。其声揮綽。其名高明。
 奎。卻。謂。塞。也。卻。與。隙。同。守。神。者。寧。心。志。凝。
 然而听之。所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量之
 以管。以定鍾律之短長。其声揮綽。悠揚發越。綽
 乎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三辰
 順軌。作樂之盡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有窮。順
 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声氣之自然。
 故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以。所不得不止。子欲思
 之。而無所致。吾思。欲望之。而無所容。吾見。欲逐
 之。而無所履。吾影。儻然。自立於四虛之地。倚楫
 梧。而吟。知。窮。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所。欲。逐。所

謂蕩蕩然然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既不及已矣言子既追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倘然自失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身如虛空放弛而不收故曰乃至委蛇唯委蛇故怠也大凡見人作為自寬非思慮所及者則悵然無然其狀類此莊子善體物情只此數句形容殆盡妙矣哉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揭而高明調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之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混逐若叢生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草木並生並育于天地之間而不相害故林林同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幽幽昏昏又若無聲而天籟之自鳴者故動于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玄矣而生者續焉或謂之實矣而榮者繼焉行流散徙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夷所思要皆自然之命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順自然之命則如入天籟

孔子一節

○獨何者天解厭之物亦則
 樂也若復取而為之則意
 矣惑則生疑生疑楚謂意識頭
 倒懸謂目睛廢造今而夫子焉
 先已而之各物群弟子而

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蓀衍中
 不我而五官皆備天杭謂元神主宰五官皆備
 言五官之司各效其我以之謂天樂無後于言
 而心說者也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歲茂為
 之頌曰听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克蕭天
 地包裹六盡以神之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
 無乎不為者人不得以不足謂之天樂一不傳
 以不足謂之至樂女欲听之耳目無從獲也亦
 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故惑故樂始于冥冥則
 樂之德尊次以急急則樂之德民卒于惑急則
 樂之德愚愚謂昏昏點點不知其然謂樂而至
 於愚則幾乎道矣故
 可載而與之俱也

之卒以取國，茲非勢之微耶。且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其性徒則宜車而推之，則流而不可行。是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則推車而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夫死生之傳，是為心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枯槁者，十指之則俗舍之則仰其儀其仰一此夫人而已。有所為焉。此之謂也。亦以故應用牙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而變，何必庸今焉。其附說亦造治之為貴。取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豈勿論也。今也必與古道必變，今也必與古知後而衣以周公之衣，謂人而效西施之賸，吾知其情不相

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蘓者取而變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中，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眎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對於宋，則述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是非其眎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

宜也。而勢必至于相就也。然則夫亦之道之窮也，非我之故，而何哉。昔中車心，譬喻皆憤世嫉邪，極言世道不可挽回之意。蓋以慨言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終窮也。若真謂帝王之道必不可行之于今，則又知人之前不待說矣。

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魯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以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斃

增補南華經三註
以復於所以迹而以師金恐天下之人溺于線迹之弊所以規况以制狗舟車况况以括棹楫袖終况况以獲世好醜供言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以復於所以迹而以師金恐天下之人溺于線迹之弊所以規况以制狗舟車况况以括棹楫袖終况况以獲世好醜供言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望妻妾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情乎而夫子其窮哉（盛音成）（敷音朔）（眩音米）（想音查）（袖音由）（去声）（顰音類）
林慮齋云此段談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神祕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篋

也術筭也蕪取草也眩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于今世也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舌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也俯仰隨入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粗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皇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獲狙而衣以入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說梅聖賢故多知

焉下字周公制禮有制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
 之服贖贖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單衣而
 學西施之贖贖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
 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未子言汝夫
 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為文莫難於譬
 喻王臞軒遵管云平生要自做個譬喻不得甘
 思量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在子一書譬喻處
 件件奇特○節子云云棄棄之物於時無用則
 更致他妖也夢寐云者皆絕聖去知
 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與禮所以適時用也
 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只稱效之端也故

孔子行節

此皆言老者以明無事之
 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
 受道之貞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
 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也由
 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
 之者乃出聖由外入者屬多以
 成性者也雖與假孝成要當內
 有其真若死生于中則無事以
 截孝道也名著天下之匪其用
 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
 下矣矣遠及後傳舍也仁義人

孔子行年五十有二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
 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時後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
 夷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於合時
 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故當
 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然則孔義當其時而用
 之則西施也過時
 而不棄則醜人也

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或遊而過。法則寡。若者。滯而。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人。而。責。矣。矣。假。道。托。福。隨。時。而。變。死。常。迹。也。道。遙。無。為。有。為。則。非。在。義。矣。其。簡。故。易。非。不。食。者。不。猶。已。以。益。物。也。遊。而。住。之。則。真。來。也。采。真。則。色。不。偽。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發。命。于。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信。之。國。也。貪。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監。以。觀。其。所。不。休。者。言。其。無。過。而。不。知。止。則。性。命。飛。矣。所。以。為。戮。天。門。弗。開。言。以。故。不。變。則。失。正。矣。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遥之虛食於有簡之田立於不

道分而為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陰陽不出乎天字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缺之親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之而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有之而有之是中无主而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其无正也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度數陰陽求諸已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

貸之圃道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息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唯循太變無所運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林慮齋云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洋

也仁義不可久也久則觀而多責道通則無所不通有簡則其求易賤不貧則不勞物交如是則凡所來者莫非真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現濁水而迷清源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息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木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為正也不門者循木變而無所湮者所由出入也以為不然則天門不開可知矣

方註夫道集于虛而虛者足容于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

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盡妙即是道不可得乃如此發得這般言語中無主而不止非自愧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所聞于外而其中自無至非所有得雖欲留之不往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即禪家所謂印正也在我既有得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正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又何以印正于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于外此謂教人

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于內者必行于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為自外而受哉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自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夫行于外者因集于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為不虛而集哉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至乎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劉註觀而多責言凡觀乎此者皆將望而責于我一不至則前者失矣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待言于真理一無所見但關其情欲之所不休者此戮民耳

若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親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為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尔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

蓋世間之無道者，其類不一，其害不一。有以無道而害道者，有以無道而害人者，有以無道而害物者。其害道者，則道之衰也；其害人者，則人之傷也；其害物者，則物之敗也。此三者，皆無道之過也。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名不可多取，此說儒者之好名也。遠廬草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終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著相，不貸者，猶今人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費力，無費于我也。采真，采真實之理也。以富為是者，以下即是貪夫狗財，狗名者，成糴之意。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惑，則自

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闕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个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淫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故至道之世，各循

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陸方壺

名數道之形而下者，明陽謂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此皆求之于外，故久而無得道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不可傳之意，最為精切。非苟為騁詞求勝者，中無主而不止，主謂于道的有所見止，謂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就有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自得夫子印証，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自悟入者也。自外入者無主于中，自耳根入者也。聖人不出者不出多言，以強聒直待其自悟而後止之。聖人不隱者作止語，默無非至教，明眼百草頭明明，想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聖佛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古昔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已身若夷齊喪名于首陽之下，比干剖心于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者先王之遺，蓋蘆蓋草舍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

以久處等閑窺覷，則必受人之詬責，喻如以仁義自見于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者，備矣。故曰觀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義，過而不留，不久處，仁義之遠，蘆而惟遊于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彼自解曰逍遙者無為也，苟簡者易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難養之養，無出謂無出息皆塵靜恬淡寂寞無為之養，故古者謂是為采真之遊，鑒即殷鑒不遠之鑒，所不休者謂不知止足之久，蓋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奢者死權，往迹之當鑒者，便可勝數，以不知鑒非善保全之人也。故謂天之戮民，恩怨承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人所用之器，邪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于其心而生，死無交于己，故循木變而心無所淫，大變謂死生大故，心無所淫者，毅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湮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于逍遊之墟，若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于外而中無所主，故

見老聃即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
大仁表憐然尚足以加其性
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養
者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
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若揭
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後擊鼓
而求迹者無由得也夫鶴白鳥
黑俱自然取無所偏尚故至定
者忘各忘各忘各言乃廣耳泉涸
而魚相吻濡言仁義皆生於不
定若相忘于江湖斯乃忘仁而
仁者也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
雲氣乘陰陽言其因御无方自
然已足也

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憐

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開闔影未天門若
灵府也天門開則蕩蕩無碍而如如自在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虻嗜膚則通皆不寐
矣夫仁義憐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
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鶴
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
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

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嗜
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
朴而能使之无矣則放風而動
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
奚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邪
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
異建鼓求亡子言以名譽求九也
但鶴白鳥黑朴之自然何所外
飾則名譽之勉無所加廣於人
之性亦若是而已矣魚處陸而
相吻以濕不若相忘于江湖之
上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吻以行
象之濕沫不若相忘于道術之
江湖也龍之合而成神散而成
靈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
義為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
可知矣

嗜齧也放風而動司馬云

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未子
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
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
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
嗜音匣 觀去声
吻音吁 啣音留

林靈籥云嗜膏眯且遍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
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憐然毒之狀也言
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
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總德

卷之十小畜天運

增補南華經三言
故依也依無為之風而動也

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
執德而立又仰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建
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散之猶負
木鼓而未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鶴之白鳥之
黑自然而不待浴之黔之也此二喻最佳黔
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
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于天下便有是
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
非之喻也魚之煦濡其能然何若處之江湖則

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
則上下亦相忘矣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
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
可得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
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噉合也張而
不合言無所容言也
○陸方壺云夫靜空之體
不客一物目與膚內然而
况吾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為心亂
不若使天下無失其朴無失其朴者還其混沌
之天而不以窳鑿之也且人之稟賦皆出自然
如鶴之本白鳥之本黑不俟染濯若出于自
然則其白其黑不足為辨皆為天下純全之朴
一有造化則不足多矣今號天下而曰仁人義

子貢節

尺居而龍見不見而自寧也雷聲而淵默當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適者化存者神而上下并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以當之故子貢問孔子而

士不識其為自然之朴乎為名譽之觀乎名譽之觀又奚足廣泉涸則魚相斃以渴相濡以沫一何病也道德降則人相尊以仁相尚以義又侮亂也不若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於道德規而王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養乎明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噲合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尺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

見世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為窳穢混沌非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謂純一於時大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存駭形而無損心有卑宅而無情死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是其微也民有為親殺其親而民不非其殺者情札獨陷于其親而其餘皆陷殺也民不非不以為薄也舜之治天下也使民心競六爭競也蓋虞帝尚質故能使民爭則和氣夾與答徵之感能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辨誰何如此開窳太早是故有夫關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六謂變其木

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夫矣禹之治天下使人心變人有心而兵

道為必之心蓋堯舜宣天下而
禹桀家之且于羽之師有虐之
女皆在焉雖上行下效於是人
有心而不知有順有心謂有心機
變詐之心兵有順者謂其不順
以歸于順也殺人者死而殺盜
者死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
其私互相微倫而天下皆然故
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
之人有相駭異而儒墨之徒此
是彼非橫議交作机微之心起
于家室施于男女早婚少娶不
循不道之常故曰其作始有倫
而今乎婦女未煩人之太始古
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子
十而嫁幼穉之女本不可責以
不道而今也不然机微之心偷
薄之信不言而可知矣故曰不

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
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何言哉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
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權於屬蠶
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
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
然立不安殺所介反種音腫知去声
權音慘屬音厲屬勅反
林慮齋云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

何言哉經味此章弁禮記大道
為必一段意亦相似但說得宋
元諸人若以平易之心讀之則
固未嘗異也太道無為之世其
政調令其民醇化自三皇五帝
以智治國而行察少之政于是
乎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
精中墮四時之施何者日月有
明而不能以照覆盆今焉用智
察則上悖日月之明以為明
矣山川之精居方莫能今焉用
智察則無故而鑿山無故而濬
川則下睽乎山川之精矣四時
舒慘氣序自如今焉用智察則
為先事之備多未然之防寒暑
不能適其構生殺無以施其令
而中墮乎四時之施矣老子云
以智治國今之賊是以其既備

而備謁也倨堂居于堂上而自倨有傲物之意
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
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
此又添出數句更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
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
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
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
問人為誰矣始早也誰謂誰何也使民心變變
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

於蠶之尾鮮規之獸鮮規无
考注云小獸也蓋亦多知而害
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之情者
而保自以為至不亦可恥之甚
乎所謂性命之情无為而已矣
自然而已矣老子絕至弃知意
蓋如此

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
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
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
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媼又何可言
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
意但莊子說得大甚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
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
罵了厲萬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火也規求也

小獸之東不過鮮火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
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訛侮而卑
抑之言惜亦毒也楚然不安之貌 ○郭子玄
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強哭也殺降也殺其殺
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
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搔人謂其競教速
成也不能同彼我則心競于親疎故不終其天
年也知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
殺之順也故非終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
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
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
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也儒墨徒皆起
與乃百代之弊今之媼女而上下悖逆者非作
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

○孔子一節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鴉以睥子相視虫以鳴聲相感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鳥孺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所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身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緒六經以說則踈矣

老子獨絕三王故故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文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鴉之相視睥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于上風鳴應于下風

諸註鳥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作讀難通孰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榮見四生之中人為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為主聖人者身化為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万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現夫鴉虫之風化鳥鵲之乳乳鳥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為最其化又有致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者也

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墮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又矣失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林鬲齋云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鈎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嘆汝也

有履則有迹得_テ其迹而不_レ得_レ其履亦猶糟粕之
 喻也此一段文之_レ盡_ク奇者白鳩之雌雄不交而
 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
 從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
 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
 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
 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
 風化螟蛉之於螺贏則非類而以_レ呪化此則以
 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_レ違

也烏鵲孺孺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
 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
 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
 弟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
 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人者言知
 久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
 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
 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
 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

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同者
 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恋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方壺云奸干也鉤如易也取之意幸矣不遇言
 遇則必為彼咲也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
 遇也蓋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物類為喻蓋天
 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鷗以目相視眸子木運
 而風化是也有以氣相感者如雄鳴于上風雌
 應于下風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為雄雌
 而風化者類物名山海經云宜爰之山有獸如
 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
 自雄雌而生生言風化者机動於此神應於彼
 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
 變時之不可止而道之不可墮者苟得此道以
 為感通之本又仰自然而不可執迹則鳥可以為
 化於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因舉所得者以為
 對蓋亦化之出于自然者正與上文互相發明

○刻意節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
 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
 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
 對哉若其使万物各得其分而
 不怕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
 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
 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無
 忘則不能忘其忘矣故有若非
 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若屬
 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

刻意

外篇刻意第十五

林雷齋云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為主

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箇故曰末引
 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文中最近時好者
 熟讀詳味妙象自見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

鳥鵲孺孺乎而生也魚傳沫者魚不交但仰其
 所吐之沫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以其皆
 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與化為人則
 自然能化人矣以意正與老子同故老子曰可
 在也
 海也

生矣不為万物而万物自生者
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
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
質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
而喪其質矣

曰山谷平世之士強國避
世養形之人皆為有我而已夫
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有所
惑是以各蔽于一曲也故樂山
救者往而不能返仕朝廷者入
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
能伸耽于養形者存而不能忘
是非真性之自然也是矯削其
意而使之然哉豈非聖人同也
聖人則无我而已矣夫無我則
无心无心則无所惑是以忘形
而通達于万事也故登假于至
道而乃入于寥天一豈為刻意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力并兼者之所好
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吹响
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面高坎墜物澤也而非由手外
鍊豈為行仁義而修坎墜之
功而在存天下豈為立功名而
治坎淵靜晦默而道遙於自淨
之塊豈為赴江湖而闢坎氣乘
真全而形未嘗衰豈為務導引
而壽坎存而不存无而不无其
知其終而卒道自集皆无為之
至妙而唯聖人得之也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

林慮齋云刻意刻也工若用意以行為為也為

无為為也怨詆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
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
不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為修好修潔也教誨之

人為師于世也致力并兼是在于當時目擊之
 證選世閉眼隱者也處世遠去赴出是世之外
 故與為尤非世者不同然經鳥申即華化五禽
 之戲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無不為也無盡
 無定止也衆美後之倫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
 然之道故如此也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
 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賸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
 有之為結須子細看他筆勢波瀾道德之實本
 然者曰質陸方壺云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
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峻削也肉高

○故曰一節

聖人休休焉不從心于取
 舍之間平則不險易則不難情
 然不知愧不交物所謂寂寞
 為者亦若是而已矣夫憂患邪
 氣所以滲入而襲之者以欲知
 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
 行則未嘗生故也死也物
 化則未嘗死故也不拒難者閉
 周德不知其為靜也動也閉同
 波不知其為動也不為福先則
 福亦不至不為禍始則禍亦不
 來蓋為福先禍始悲感而應道

內也怨憤也誅訕也枯槁赴淵自其寂寞而投
 于深山窮谷之中差赴諸淵也為修修其身
 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
 無盡言無底止也天地之平道德之實以是
 平實二字分賸
 兩邊無甚深義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道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

而動不淨已而起則是用知身
致人之匠為也偏天理之自然
天不能定物不能累則石人非
鬼責也宜矣故半淨死休無感
而寂物至而必發乎天光而非
敵其中自信而悲絲不憂無憂
得深同也純粹者不雜不寂无
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
也悲樂之情雜去故為德之邪
喜怒哀樂起滅故為道之過四者
皆起于好惡之入則悲樂喜怒
之未形于外者也夫人之心終
日万慮而未嘗止則鳥獸頃刻
而靜哉聖人不憂不樂至於一
而不變是為靜之至也無所于
恬然犀解之觸物而不怒是為
虛之至也身物交則无味是為
淡之至也然則雖入水蹈火無

累無入於無鬼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
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
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
乃今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樂者道之
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於虛之至也不與
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林雷齋云平易恬淡即是無為之意神不虧即
是德全者以三事愈見精神天行順天理而行

生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為粹之
至也
方許其逆二字何所分別而
兩許之玩固去粹二字可見蓋
順事應物若所事拂身非虛語
之至何以能之中心至粹不雜
則自然包含万象容畜万物无
所通矣

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流也隨所感而後
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斷
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私智也故
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
浮若休即淡然無著之意不慮慮不預謀即便
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
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
同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
憂樂之於心方為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

而無違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
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也曰靜
曰虛曰淡曰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
忤與逆同但忤深而逆淺故作兩句下粹無
疵也 ○陸方壺云聖人休是一句高正也如天
與陽同波看波字最妙見動靜相生波平則水
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去知
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
意必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光之露也信
而不期信之必也悲樂教句甚有意味太虛
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忘念六祖
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
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忤觸則

而無違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
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也曰靜
曰虛曰淡曰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
忤與逆同但忤深而逆淺故作兩句下粹無
疵也 ○陸方壺云聖人休是一句高正也如天
與陽同波看波字最妙見動靜相生波平則水
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去知
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
意必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光之露也信
而不期信之必也悲樂教句甚有意味太虛
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忘念六祖
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
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忤觸則

○形勞一節

不依則弊不已則勞六則
場者物皆有當不亦失也水之
性象天德者無心而能動也
精而不雜無非至當之理也
一而不變常在至上恒淡而無
為者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差
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劍有
扶相而藏之况敢輕用其神
精神四達上際下播夫天地
之靈應万物之數以為精神者
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
功者在天門耳非輕用也化育
万物其名為同帝言所取无方
同天帝之不為也維素勿失是

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
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
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
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
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
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胸中有物而不得謂之虛一在物交則征逐世
情而不得謂之幽一有拂逆則胃中有病而一
淨謂之粹忤與逆相似但逆細
而忤粗無逆易而無逆難耳

不揚乎外則冥也。物者物之真也。其神為一非守補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述則貴守之也。首以守為純則雖百行同。幸乃變參備乃至純也。首以不雜為素則雖章鳳姿備乎。首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備。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則雖大羊之鞭豈得謂之純素哉。

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庶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林廣齋云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尋常之說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

刻意篇總論

此篇以刻意為題謂刻破其意還世矯俗若節律作為天下所不為而謂入之徒已無異乎穿牛絲馬失其自然知長御淵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元孔孟之為修伊傳之為治巢許之為閭老彭之為壽以述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至為貴者以其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毋時之可立為身之利而巳是必貴夫。無不為乎易恬淡天行物化同德。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恬

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嚴所謂閒坐又不得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以此下鬼窟裏所謂默照和禪也天之行也一日一週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德即是養生現起一箇神字便親切了此便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歿本痴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被這般神字寶貴其劍則押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

神非物无附卒歸于養神之功
 而申以神藏于越之喻劍之於
 身輕重為何如而世人昏迷着
 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
 之旨而終於能体純素謂之真
 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
 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
 神為先至于守神為一則道之
 大本既立又何必區於于其末
 而以刻意尚行為哉

此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
 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
 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
 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用功久也久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神
 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也
 天倫即天理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相合但
 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野語田野之語猶里

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
 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
 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
 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
 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喚許多名字非
 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刻意言養神而有
 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时余行謬之
 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以其分別學問工夫
 處讀者若不字細為之參究甚孤莊子千載之

意。○陸方虛云夫眾人失之於動而聖人養之於靜固矣然其靜也豈塊然一無所為哉有能靜能應常靜常應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能清仰者靜中有動之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為合妙此箇學問三家一旨但言養神則於道門更切耳于越吳劍地狃而蔽之不敢輕用室之至也况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並流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盡之真二十五之精妙合而疑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盡也其所謂精即二十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于五官之府而咸听命于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于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即我更無分別之精上通于天則與天載膠合而無間矣然要知一是个甚周子曰一故神守神

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精相為依附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養精貴精者無形無相無搖爾精不使之喪失于外也故素也者謂其不雜于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體全矣謂之真一人不亦宜乎

南華真經三註

卷之十終

十一

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終

